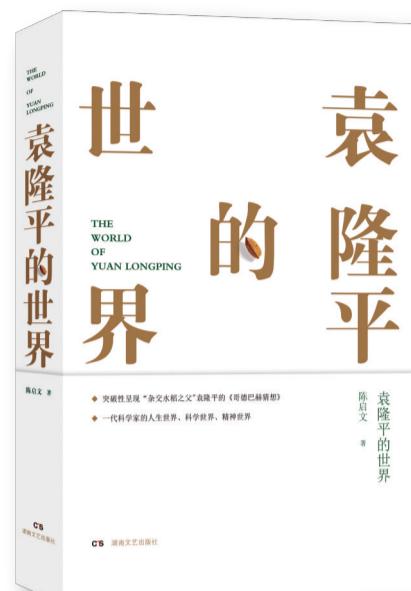


重点  
阅读

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的世界》:

## 平视袁隆平

□胡平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但袁隆平认为,在科学试验上应持积极态度,在释放应用上应持谨慎态度,并认为分子生物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子技术和常规技术相结合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种“中间派”的态度仍给他带来不少争议。实际上,袁隆平并未转向转基因,他敢于公开自己的见解,主要是出于一个科学家要穷尽对世界的认识的立场。而在这一刻,陈启文出来重写袁隆平,也是出于一个文学家要穷尽对一位重要科学家的认识的立场。仅凭这一点,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的世界》便值得一读。

这是一部真正的长篇,45万字,超过了以往所有关于袁隆平的纪实著作,也几乎“穷尽”了关于袁隆平的一切,从他的生平到他的事业。要知道,陈启文决定写袁隆平时是颇费踌躇的:他要面对的袁老师已年过八旬,还有许多事要做,采访中每多占用他一分钟时间,都会使作者感到不安,作者必须争取把积累素材的工作更多完成在其他方面。但是,由陈启文来写作这部书,和由别人来写是不一样的,他最终取得了成功。

陈启文的成功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

是科学史写作意义上的成功。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从实验到推广到获得国际上广泛认可,成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作品离开对具体过程的描述,就

无法展现科学家在探索道路上遇到的所有艰辛和困境,这种写作任务迫使作家去重新学习一门专业,由科盲转变为一名科普工作者——不仅内行于该科学领域,且善于引导普通读者去理解这一领域中发生的事情。作者令人欣慰地实现了这个不平常的任务。正像人们看到的,《袁隆平的世界》中囊括了大量专业内容,它们通过了专业机构的严格审查,经受住了检验,又做到了通篇没有艰涩的段落。陈启文的确从事了一次科学史性质的写作,其间获得了许多深入的科学知识,不过,这些知识对于他今后的写作,又几乎是毫无用处的——付出这种代价,体现了作家执著的职业精神。

其二,是科学家传记写作的成功。《袁隆平的世界》从袁隆平幼时写起,叙述了他迄今为止完整的人生经历,翔实而生动。重要的是,立足于文学创作的价值观,作者突出了对传主思想性格特征和命运轨迹的书写,满足了广大读者希望了解一个真实的袁隆平的愿望。现在我们知道,袁隆平并非从来钟情于农业,他曾差一点当上国家游泳队的专业运动员,也差一点当上空军飞行员。在学校时,他是一个成绩不拔尖的学生,自由

并散漫,为此没有人过问,一辈子没入过党。但他保护和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当大家都崇拜米丘林、李森科时,他已选择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道路。作者写出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如此也写出了袁隆平最终能够卓有建树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当然,袁隆平在事业上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的韧性,也是使他不同凡响的来源,而这种韧性的养成,却与他青年时代反复遭受挫折有关。他热烈追求过爱情,初恋时与一位女教师有过长达三年的恋爱,可是由于他出身“不好”,有“白专”之嫌,两人被“组织上”生生拆散。女友结婚后,还备受痛苦煎熬,以至于她的丈夫不得不亲自来找袁隆平,要求他去见妻子,他们见面时又是抱头痛哭。这样的感情经历并不多见,但无疑深刻磨练了袁隆平的意志——实际上,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后有大作为者,多数都经受过现实的痛击,这就是命运的辩证法。读袁隆平传记的青年,大都乐于从传主身上学到一些人生与事业的经验,而陈启文在这部书里披露给大家的,许多令人深长思之。

《袁隆平的世界》是当前报告文学中的出类拔萃之作。只要翻开书,看到它恬光养晦的文体、平实沉稳的述说,以及语句中处处蕴含的思索,即可领略作品的分量。陈启文自己说,面对袁隆平这样一个人,无论你在内心多么崇敬他,都不能仰望,只能平视。我也一直让自己的叙述在平静和诚实的状态下进行——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耐人寻味,折射出一个作家经过几十年写作后达于的境界。

《袁隆平的世界》,陈启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彭程的新作《纸页上的足印》,可以看作是一部有关读书的随笔集:或读书纪言,或阅读感悟,或作家评论,或经典笔记,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让我讶然的是,作者在70余篇文章中,呈现了一个如此广袤的精神世界。他的读书视野堪称辽阔,将众多文学经典尽揽腹中,有一种高蹈而舞、凤翥九天之感。

读这部作品,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作者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家与作品流露出的敬意与虔诚。他巧妙地将对作品的阅读,比拟为在纸质大地上的行走。这是一种何等潇洒的气派襟怀,又是一种何等快乐之事啊。读书,可择一间雅室而读,可择一座候机楼而读,可择熙熙攘攘地铁中而读,亦可择春风明月中而读,凡此种种皆可视作修为之境。斯时,彭程案头上纸质的小书被无限放大了,每一页书,每一段文,每一行字,皆延伸为蔚野无边,扩展为阡陌田畴。他像一位在蔚野无边出生并长大的农民儿子一样,徐徐前行,蹚过河流,走过树林,穿越茂密的青纱帐,蓦然回首间,已经在大地上留下了许多的脚印。而这本书,便是他在纸页的大地上行走的记录。他或对话先贤,皆成哲思,或躬身抚草,皆成慈航,或抵近苍生,皆生悲悯,或仰首天穹,皆纳甘露。因此,收入这本书中的第一部分,便是关于读书的大思考,既有哲学的高度,更有历史的深度,复有人性的温度。一篇篇读书华章中,颇多隽语警句,可为儿童少年读书开示,以资启蒙性灵,即便对成年人,也不乏启悟之效。于是,一瞬一世界,一息一人间,人与苍茫大地种种物事便有了一种心灵感应。彭程在书页大地如此神游,其乐何如,又夫复何求。

不论是读经典作家,还是评论作家道友,彭程的文章都折射出一道智性的向度。一种客观冷静的理性,如同古老的罗盘一样,规范着他阅读时的判断,使他在一片书海的汪洋里,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姿态。他没有因为评论对象是闻名遐迩的文学大师,便被其光芒迷惑了视线,而失去自己的判断。发人云亦云之声,同样,对那些刚刚出道的无名之辈,也不会因为其在文坛鲜为人知,而敷衍了事,只要文章才华闪耀,就不吝褒奖鼓励之辞。即便对那些过从甚密的文友,彭程也不迷失于友情的魔障,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分寸拿捏到位,在激赏其才华的同时,也不讳言其短板之所在。这些文字,彰显了一位评论家应有的风范气度。

通观全书,我最喜欢的是第三部分,即彭程对域外著名文学大师和作品的阅读与欣赏。这一部分涉及的经典作家作品,也多是我的枕边书、案头书,惠特曼、赛弗尔特、米沃什、帕慕克、安德森,还有凭一部《冷山》一举成名的查尔斯·弗雷泽,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传世之作,我也曾反复阅读,再三玩味,但读了彭程的评点,仍然要服膺于他的崭新的发现,并颇受启发。他很像一位云山万重里的采药人,林海茫茫中的拾蘑菇者,能够准确地判定方位,径直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灵芝、松茸等珍异之品。他从这些作品中所获得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启发借鉴,而是经过精神的深度涵泳后所达到的充分感受和深刻理解。彭程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学的宏大坐标系中,对这些大师进行品评,秉持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的精神、情感与艺术的尺度,在优雅的笔调中,以将文学、美学、哲学融会贯通的姿态,表达了关于生与死、美与善、社会与自然等重大主题的思索。今天,全人类都处于同一个屋檐下,对于在这个语境下的思考与书写,彭程表现得充满自信,从容不迫。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收录了为报纸的一些版面及栏目撰写的发刊词,以及他在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的评委时对于作家作品的点评之语,后者涉及到铁凝、韩少功、徐坤、叶广芩、王祥夫、裘山山、付秀莹等一干宿将新秀,篇幅虽然短小,但颇得“螺蛳壳里做道场”之妙,剔微发幽,直指要害,评点精准,且文采斐然,显示了作者的另一种才华。

以书为媒,彭程多年来在编辑与创作之间,在评论与散文之间,往复来去,应付裕如。这部读书随笔作品集,印证了他阅读所抵达的广度和深度。既读中国古典,亦读世界经典,他的目光拂掠过中国文学的佳木奇卉,又投向世界文学的葳蕤林苑,纸页之上,能够感受到一股浩荡的文学之风迎面拂来,东风里梳就其英姿华发。文学之外,他的关注还延伸到历史、哲学、生态学等领域,欣赏其间思想和理性呈现的姚黄魏紫、摇曳多姿。不妨说,经由阅读,他登上了一个偌大的精神看台,尽览面前的无限风光,并为之深深沉浸和由衷赞叹。

在纸质大地上,彭程留下了自己清晰的脚印。倘若不停下脚步的话,他一定会走得更远,目睹更为辽阔壮美的精神风景。对此,我充满期待。

(《纸页上的足印》,彭程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徐剑

在纸质大地上行走

## 开卷絮语

## 停不下的脚步和云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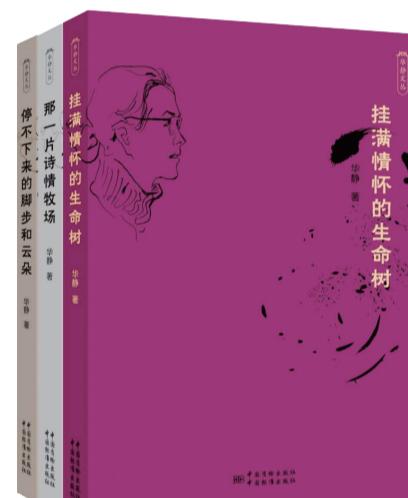
□剑钩

表的心结。在《写意一种情绪》中,她写道:“我以为,西藏是可以透视人的灵魂的地方。只要踏上雪域高原,一些心结就能解读明白。那种解读,绝不是仅仅对个人顾影自怜的儿女情怀,更应该是对人生立场的一种指点。”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情怀,让我想起了她言谈举止中所展示出来的儒雅和真诚。在我印象里,华静很少卖弄自己,总是以浓浓的真情来对待朋友。她默默为别人做了许多事,却时常把别人的好处挂在嘴边,殊不知,她在业界的好人缘,都是用自己的真情换来的。

华静长期从事报纸副刊工作,既要兼顾报纸的新闻性,又要兼顾副刊的文学性。这对她的文学创作帮助很大。她采写了许多“名人”,也结识了许多“普通人”,她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写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华静文丛》中,《挂满情怀的生命树》就是以人物专访为主的纪实卷。读华静的人物专访,我喜欢她作品的朴实劲,就像她做人一样,没有华丽的辞藻,靠的是以情动人。她笔下的人物,既有世贸组织研究的学者,又有普通工人;既有《东京审判》中的法官,又有始终行走在路上的记者。她的人物专访,写的是真人,说的是真话,抒的是真情。

《他喜欢背一台照相机走在路上》写了当代中国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唐师曾。华静笔下的唐师曾“就像一个富于幻想、敢于幻想的大男孩儿”,这位蜚声海内外的新华社记者,无论是为拍摄野人去神农架,还是去美国尝试当农民;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海湾战争,还是驱车横贯美利坚,仿佛永远背着一台照相机,走在路上。也正是这种使命感,让他在异国他乡25年。同为记者出身的华静,想必感受也是同样深刻的。

华静的人物采访,融入了她的感受、她的



思考。如《他向文学高地发起正面强攻》,就用一行行朴实无华的文字,写出了军旅作家徐贵祥对文学的那份执著和热情。在她看来,徐贵祥就像一个没有被授衔的将军,以妙笔为“权杖”,指挥着笔下的千军万马。从《弹道无痕》到《历史的天空》,从《仰角》《八月桂花遍地开》再到《高地》,成就了一个军旅作家的辉煌。这种感受源自她对文学的热爱,这种思考也来自她对人生的解读。

华静的文字给我的直觉就是:平实中的深刻,朴实中的真诚,如今,这般写作的人已经不多了,可她依然在坚守。她这种朴实的文风,也表现在《华静文丛》的《那一片诗情牧场》中。在这部以评论特写为主的随笔卷里,她用精短的文字,利落的笔触,就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感受为切入点,以小见大,抒发感慨,感染读者。她会从韩国生活的细节来看文化传播,从心灵深处来感悟那一

片诗情牧场,从大师背影来体味作文的感知……

读华静的评论特写,我喜欢她作品的感染力。这个感染力就是一个作家思考的深度。而作家是离不开思考的,恰如她在《他的思考缘起对美好的向往》中所言:“在岁月长河与沉思遐想之间行走,在人与自然、人与苦难、人与美好向往的融合中漫步。我读书的时候,也就变成了一种倾诉,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

读书是这样,写作亦是如此。在华静看来,一个人的文学梦,是需用一生守候的一种信念,“让我们的柔弱、脆弱迎着风变得逐渐坚毅,让我们选择在滚烫的语言灼烧中成长,让我们在别人毫不掩饰的叹息中准备好心情”(《读书可以让我们在风中做梦》)。如此说来,华静作品的感染力得益于她习惯盘点心情。在一点一滴的心境里积累生活,用一个字一个字的记账方式给心灵的空间一片明朗和亮丽。

她在《用心写每一个字》中袒露出了自己的为文之道:“凡事要先用心啊”,这是外婆留给我的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让我微笑”,忘了这是谁说的了。但每当想到这句话,我总感到一种快乐,总能让自己的情绪也化作字句在纸上复活。能让人微笑的字,让人哭泣的字,能让人振奋的字……都是用心写出的字。”当我读到这里,我恍然明白了,华静何以写出了那么多触及心灵的文字。对文学的追求与对生活的热爱,让她用心写好每个字,并向心灵最柔软的角落探求,这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的华静。写到结尾,我想再借用她书中的一句话:与她握一下手表示我的感动。

(《华静文丛》,华静著,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 新知新思

## 拥抱后电视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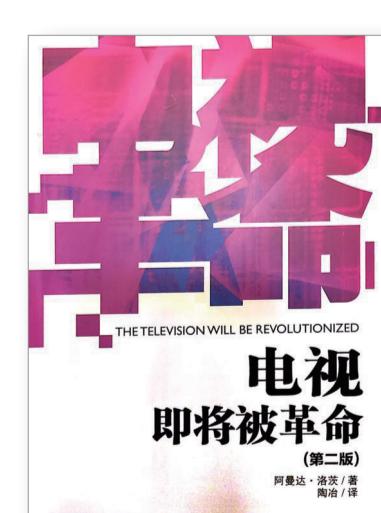
□杨桂峰

的这部第二版则其实阐述了“电视正在被革命”的事实。葫芦网、Netflix等互联网视频巨头拿出了一系列不亚于电视网水平的节目,但电视再也没有成为“共享的盛宴”——哪怕是由于电视转播的总统就职演讲。随着电视频道在美国的不断细分以及数字有线电视的进一步推广,今天的电视早已经不是一个“广播媒体”,而成为了一种“窄播媒体”。更重要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们随时随地就能拿起身边的一块屏幕来看电视——而不是特指“坐在沙发上像个土豆一样”看挂在客厅墙上的那个盒子,换言之,“看电视”一词的能指和所指都发生了变化,对此,作者洛茨也毫不讳言,认为自己实际上是写了一本新书,因为她面临的是一个“电视无处不在”的世界。

“后电视时代”对电视的改变使得整个电视周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比如美国各大电视网播出电视剧的方式都是一周一集,但是Netflix自己出品的《纸牌屋》却能一口气将一季13集的内容全部上线,这不仅是播出结构的改变,还改变

了制片结构乃至整个美国的电视节目的投融资结构。再比如,网络的流媒体点播和数字电视机顶盒的回看功能,使得收视率的统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至于尼尔森被迫发明了C3和C7两种数据指标,分别对应节目首播以后3天和7天之内回看与点播的收视率。电视产业可能会不断变化,人们观看电视的体验可能会不断变化,但人们对这个我们称之为“电视”的东西的直观感觉保持不变。哪怕它的名字叫Youtube或者优酷,革命正在进行,但它不会推翻电视;视频内容不断增长的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将不断扩大其领域,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深刻地嵌入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中。

那么传统的电视是否已经处于奔向死亡的道路了呢?其实未必,洛茨界定了“后电视网时代”中传统电视能够胜出的三种节目类型:“高价值内容”、“现场直播体育与竞赛”以及“线性内容”。“高价值内容”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在我国,《小时代》这样的视频内容可能对某一群体而



言,便是无论出现在哪个屏幕上都是值得追求的“高价值内容”;而“现场直播体育与竞赛”除了我们所了解的体育比赛之外,还包括诸如《X国好声音》《X国达人秀》等带有竞赛性质的电视节目;“线性内容”专指非特定内容,是一对陪伴、消遣或娱乐的渴望,换言之,观众的注意力未见得集中在内容上,它可能就是你正在为出门上班做准备的时候播出的晨间谈话节目,也可能是你

正在准备晚餐时播出的晚间新闻节目。

最后想谈谈本书的中文翻译,这是译者陶冶博士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期间坐冷板凳的成果。全书语言清新流畅,并且竭尽所能地实现了其“信达雅”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书中存在的一大段的“译者注”可见译者的苦心。与电影不同,电视类的译著之所以较少,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电视具有强烈的本土特征,作者洛茨在原著中所拈来的许多例子,恐怕对一个外国人而言就存在着巨大的理解隔膜,比如作者屡次提到的经典美国电视剧《沃顿一家》,前后历时10年,在美国的地位不亚于中国的《渴望》,可谓家喻户晓,但是中国读者却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前理解”。因而本书的译者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为中国读者做了完善的解释工作,可以说他首先是这本书的读者,自己不了解的地方倒逼他坐冷板凳去查阅更多的背景资料,然后他就成为用中文给中国读者介绍这本书的人,其中的甘苦,恐怕不是“译者”二字可以概括的。也正由于此,我们更加能够理解电影译著汗牛充栋的今天,电视译著为何如此稀缺的主要原因。在感谢译者的同时,我们真诚地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舍得坐冷板凳的译者,为我们带来更多电视艺术领域的优秀译著,以便我们拥抱这个“后电视时代”。

(《电视即将被革命》,阿曼达·洛茨著,陶冶译,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